

从十四届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展览看我国博物馆界陈列展览水平提升的轨迹*

吕 军 彭钰婷 李心宇 赖亭杉

内容提要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启动于1997年,至今历时20年,成功举办了14届,总计评选出精品陈列展览150个。十大精品评选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水平的提升。本文拟以从1998年开始评选的第一届(1997年度)到2017年评选的第十四届(2016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为例,探讨我国博物馆界陈列展览水平提升的轨迹。主要从陈列主题、展陈理念、陈列形式设计和陈列展览的社会形象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十大精品陈列 陈列水平提升 轨迹探讨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集中体现了博物馆的性质和类型。一个博物馆的陈列展览水平直接体现了该馆藏品管理、科学研究和管理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博物馆工作人员业务水平的直接体现,是博物馆各项研究工作综合成果的外在表现。简言之,陈列展览是体现博物馆发展水平的考量指标。

为了提高博物馆陈列展览水平,1997年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博物馆学会承办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以下简称“十大精品评选”)正式启动,由此拉开了博物馆界精品工程的大幕。截止目前,“十大精品评选”活动成功举办了十四届,共计评选出精品陈列展览150个。

“十大精品评选”活动历时20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博物馆界陈列展览水平的提高。20年来,我国博物馆界陈列展览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在此,我们拟以从第一届(1997年度)到2017年入选的第十四届(2016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为例,来探讨我国博物馆界陈列展览水平提升的轨迹,主要从陈列主题、展陈理念、陈列形式设计和陈列展览的社会形象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 本文为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成果,课题合同编号:2013-YB-HT-003。

一 突破单一 紧跟时代——陈列主题的拓展

陈列主题是统帅陈列的灵魂、精髓与核心。所谓的“精品陈列”是指一个完整成熟、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形式新颖并且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达到一定水平高度的陈列展览^①。

博物馆陈列展览的设计程序是先确定主题，再组织文物展品，这就涉及到了选题的重要性。“选题”是对陈列展览的题材和主题的选取，选题关乎陈列展览的定向，决定着陈列的展品、陈列的体例和陈列的形式表现，是陈列展览成功与否的第一关键。“十大精品陈列展览”选题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选题范围的扩大与丰富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追求精神生活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为了迎合观众、引起观众的参观兴趣，陈列展览的内容不断贴近人们的社会生活，更生活化，体现人文关怀，向着社会性方向发展。不再只是遵循以往的历史性陈列，一方面开始着重致力于述说民族文化、民俗习俗等有关文化传统的陈列内容；另一方面开始越来越重视文化方面的保护与传承，故多举办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陈列展览。

此外，陈列展览的内容更多样化，题材也越来越丰富，除了历史题材，更多的开始涉及艺术、文化、人物、纪念日、自然、科学、时事热点、军事等题材。选题的角度也逐渐由综述性、精品型向专题型、纵深型发展^②。例如第五届的“中国茶叶文化展”、“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峨眉山”；第六届的最受观众欢迎奖“张裕酒文化博物馆陈列”；第十四届的“回眸百年，致敬科学——北疆博物馆复原陈列”（天津自然博物馆）、“生命·超越——中原文化中的动物映像”（浙江自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地球、生物、人类——重庆自然博物馆基本陈列”等。

长期以来，国内博物馆界的基本陈列一直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随着“十大精品评选”活动的开展，近些年开始突破传统的单一的通史陈列形式，多元性增强，由过去较为单一的综合性展览，发展到专题展、艺术展、文化展^③，将编年与专题相结合，深入主题，拓展空间。

第一至三届的精品陈列评选活动仅限于文物系统内的陈列展览，将行业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和其他类型的博物馆排除在外。而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三届评选活动的成功举办，国家文物局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加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办法》的实施，从第四届开始，“十大精品”评选活动向全国所有博物馆开放，文物系统外的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数量逐渐增多。

例如在第四届中“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展”（中国现代文

① 单霁翔：《浅谈博物馆陈列展览》页41，故宫出版社，2015年5月。

② 前揭单霁翔：《浅谈博物馆陈列展览》页18。

③ 周裕兴、李韵、陈成军、陈建明：《感悟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中国文物报》2014年5月21日第12版。

学馆)跻身十大精品行列。第五届虽然没有文物系统外博物馆的陈列展览荣获十大精品奖,但“衣冠王国——中国民族服饰精品展”(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青岛消防博物馆基本陈列(青岛消防博物馆)以及“俄罗斯民间艺术”(刘明秀俄罗斯民间艺术博物馆)、“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精品展”(南京大学历史系)均获得了该届评选的单项奖和提名奖。第六届中“人民革命战争陈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丝绸文化陈列”(中国丝绸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岩石矿物宝石陈列”(中国地质博物馆)取得了十大精品中的三个席位⁴¹。

2. 选题内涵的扩展与延伸

在研究历届精品陈列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的主题从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会产生别样的味道。后来被评为十大精品陈列中的某个陈列,即是前几届的某个基本陈列的内涵的扩展与延伸,在已有展览的基础上创新思路,重新出发,深刻把握文物展览之间的内在关系,扩大内涵,使基本陈列与新的展览成为有机的整体。

例如,2007年甘肃博物馆的三个基本陈列《甘肃古生物化石》、《甘肃彩陶》、《甘肃丝绸之路文明》被评为第七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工作人员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又在2009年推出了《甘肃佛教艺术展》作为《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的补充和延伸,并在2011年被评为第九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不得不说,基本陈列与新的展览内涵的有机统一,体现了精品陈列水平的不断提升、不断创新与进步。

3. 与时俱进,开拓新境界

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文化消费观念等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当前精品陈列的与时俱进。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单项奖中有一个最佳创意奖的评选标准就是展览选题要紧扣时代脉搏,并具独特性。“紧跟历史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博物馆展览就不能不关心、不贴近、不反应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⁴²。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选题在社会大背景、文化背景孕育的前提下,根据时代需要和社会热点选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直以来,就全国十大精品陈列展览而言,时代性在陈列展览上最大的体现就是以纪念日为主题的展览的举办。例如1998年周恩来百年诞辰之际,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百年诞辰纪念展览》,展览着力弘扬周恩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紧紧把握住“人民的好总理”这一主题定位,并将其作为展览的标题,选题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展览紧跟时代步伐,扣住时代的脉搏,大型纪念日的精品展览越做越好。

例如,第七届“伟大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主题展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指导思想,大力弘扬以爱

41 黄春雨、李让:《第九届(2009~201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综述》,《中国文物报》2001年7月31日第7版。

42 侯春燕:《博物馆陈列艺术与技术的界阈约论》,《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1期,页70。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接着，第十三届精品奖的“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追忆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光辉历史。展览较60年展的进步在于，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野上来看，凸显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4. 特点鲜明，个性突出

“个性”，就是事物的特性。以往的陈列展览包括一部分精品陈列多是以历史脉络或以文物为主线，随着中小型城市博物馆的建立和发展，由于地域历史局限性和展品的数量有限，陈列主题大都采用提炼地方文化内涵和区域文化为主线，以展品所表达的信息来构思主题思想^①。

同时，各地区不断挖掘“个性”展，挖掘自身的文化传统，逐步建立起科学系统的展览筹建工作体系。摒弃了原来千篇一律的地方通史陈列，逐渐以某一重点突出的时代或重要人物或文物精品为主题，讲述特点鲜明、个性突出的地方历史文化故事，以及向观众介绍和弘扬区域的历史、文化、科技和名人的发展成长过程，帮助民众了解当地文化和历史发展过程。

例如，荣获第七届十大精品奖的“吴兴赋——湖州历史与人文陈列”（湖州市博物馆），摒弃了以往简单的文物陈列和通史陈列方式，大胆采用主题陈列方式对湖州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展示，陈列以“山水交融，人文和谐”为基本主题，从“环境、历史、名物、人文”四个角度构建展览主体框架，展示了湖州独具魅力的历史人文，突出了湖州的文化特色与优势。

5. 更新理念，与世界接轨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也越来越被重视。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从最开始学习苏联的经验，到80年代后不断掌握国际博物馆界的发展动态，更新陈列展览的理念，逐渐摒弃过去以专业学科为主题的模式，引进国际比较流行的主题单元陈列方式，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馆际交流，加强博物馆与高校的合作，加强博物馆之间的合作。

例如获得第十四届十大精品陈列精品奖的“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的故事”，展览通过南京博物院藏汉代相关文物和借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古埃及文物相比照，分为不朽、生活、权利、生灵四个单元，通过包括木乃伊在内的110件古埃及文物和包括金缕玉衣在内的140件中国汉代文物，将古埃及文明和中国汉代文明对比呈现。让观众既能从中看到文化的差异，又能找到文明的共通之处，体现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相同文化认知。

除此之外，在历届十大精品陈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馆馆合作以及馆校合作的趋势也逐渐扩大化，馆馆合作或者馆际合作出精品的概率非常高。

比如由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三大馆合作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荣获第六届十大

① 王炯：《浅谈历史类博物馆文物陈列展览的内容涉及》，《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精品奖。又如荣膺第十一届精品奖的“鹰城古韵——平顶山历史与文化陈列”，是河南博物院在设计和展陈的过程中，招聘了十多名硕士研究生参与，在共同努力下成功推出的。

二 匠心独运——展陈理念的突破与创新

展陈理念决定了一个展览是否有趣，是否吸引人。历届博物馆精品陈列都不断致力于展陈理念的提升，也在一路探索和尝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 展览标题文学性、趣味性的提升

陈列展览的标题，是博物馆工作者通过对展览所传达的主旨和意图进行客观理解和深入挖掘的基础上，以简洁凝练的高度概括性语言抽象出来的最能揭示展览意义的语言。这一语言是开启博物馆与参观者沟通桥梁的钥匙。

文学性，是在不偏离原本基础、设定范围和固有本质的基础上，用恰当且适宜的语言对于所反应的事件进行带有艺术性甚至故事性的描述。对比最初和近几年的精品陈列，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标题从最初的有简单目的性的陈述转变为带有艺术高度的表述。如第一届(1997年度)和第十届(2011年度)两场关于鲁迅的展览。第一届的标题为“鲁迅生平陈列”(北京鲁迅博物馆)，直观又易懂，整个展览围绕鲁迅生平展开；第十届的标题为“人之子’——鲁迅生平陈列”(上海鲁迅纪念馆)。后者更加突出了鲁迅先生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甚至民主战士对于中国社会思想的引领作用。

回顾十四届精品陈列，我们很容易发现标题中破折号的使用概率大大增加。第一届破折号在标题中出现的概率是1/5，到第十四届则增加为7/10。因为展览标题更倾向于以较抽象的文词加以概括，引入破折号，追加较浅显的内容并对抽象概念进行解释。如第十四届的“地球·生物·人类——重庆自然博物馆基本陈列”，摆出“地球·生物·人类”三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再引入破折号加以说明，更加突出了该陈列展览对于地球与各种生物以及人类之间密切关系的解读。三个概念范围从大到小，体现出明确的递进关系，突出了人类与自然界和其他生物的关系。

题目趣味性增强的趋势更加符合博物馆日趋突出的教育功能。而一座好的博物馆绝不仅是“好东西”，更要让参观者能看得懂。激发参观者的兴趣，使参观者想走近博物馆，缩小人与展馆之间的距离。趣味性的增强使得参观者在某些感兴趣的方面留下深刻记忆，从而更好地完成一次博物馆的美育过程。

2. 主题策划与陈列创意的突破

展陈理念决定一个展览是否吸引人。我们可将过去十四届精品陈列主题策划理念的突破创新总结为：从依照传统叙事模式组织陈列展览，到以某些有特殊意义的线索将各部分组织起来；从简单的信息罗列，到有逻辑地提取信息；从单一固定的信息捆绑，到有线索依据地并联要点。

如河北博物院的第三届的“金缕玉衣——满城汉墓陈列”定位为直观的“文物展”。展览力求通过文物陈列，达到展现西汉燕赵文化的特色。所以在陈列展览的过程中摒弃了所有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情节引

导、环境渲染和故事情节，效果直观，虽对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和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做了一些介绍，但仍然比较简略。为了适应其精简的要求，文字说明数量较少，言简意赅且风格平实。展览过程中，辅助展品数量亦很少。而在第六届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陈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展览新理念的萌芽，展览以马王堆汉墓所取得的考古成就为中心，分为“考古大发现”、“走进软侯家”、“彩棺巨椁”、“千年遗容”四个部分，展示了汉文化的悠长深远。该展览既是对传统陈列方式的延续，又是对新颖关联性的尝试。到了2016年度首都博物馆的“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则采用了创新型的陈列理念，以殷墟妇好墓的主人——商王武丁的妻子、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杰出的女政治家妇好的传奇一生为整个陈列展览的线索，分为“她的时代”、“她的故事”、“她的生活”、“她的葬礼”四个部分，通过一个个故事，串联起妇好传奇的一生。而展览标题简明地概括了妇好一生的三个身份——王后、母亲、女将。

从直白的“文物展”到由趣味性故事为主线，并不是从陈述到叙事如此简单的过程。这体现了对于展陈理念提升的尝试，彰显了展陈理念由单一到多元的突破。是陈列展览由“说给观众听”到“讲给观众听”的转变。

3. 回归展品“物”的本真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博物馆为了改变“藏宝阁”的老旧形象与门可罗雀的萧条景象，将声、光、电等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博物馆的陈列中。声、光、电等科学技术的使用烘托了环境气氛，拉近了展品与观众的距离，使参观者能够走进陈列展览中，为藏品与参观者的沟通架起一座桥梁。在精品工程初期，大多陈列展览还停留在版面、照片、实物辅之说明的传统陈列方式。在慢慢认清科技发展将成为推动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后，许多陈列展览逐渐加入了声、光、电的使用。但也有技术手段过多而失当的。

在近几年的精品陈列中，关于“物”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如何在声、光、电技术与陈列展览内容之间掌握好平衡，为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从业者所关注。第九届精品陈列中甘肃省博物馆的“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打破了传统的人工照明为主要采光的操作模式，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源，从而凸显出佛教的神秘与自然。整个陈列展览呈献给参观者佛教最本真的浑厚与朴素外表下的深刻思想。

4. 馆际合作、资源共享加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馆际合作、资源的共享与整合被应用到各种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之中。打破博物馆藏品只为所藏博物馆“私有”的局面，变“私有”为“公器”^①。

第四届的“敦煌艺术展”开启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模式，但合作优势并不十分突出。第六届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则很好地突出了馆际合作的优势。该展由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联合举办，展出了三馆藏晋唐宋元几十件书画精品，被誉为是1949年以来级别最高的一次书画展览。这次成功的馆际合作，汇集了三馆的精品，为参观者一地观三地之国宝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又如第十一届由首都博物馆与黑龙江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白山·黑水·海东青——纪念金中都建

① 刘晓斌：《试论博物馆馆际合作》，《中国博物馆》1988年第3期，页23。

都860周年特展”。贞元元年(1153),金朝统治者将国都由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迁至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开启了北京作为国都的悠久历史。展览以在“白山黑水”间肃慎人的发展壮大脉络为主线,分为四大部分:“远古勾痕——肃慎先民的兴起”、“经营东北——海东盛国”、“据守北方——从‘金源’到中都”、“天下一统——统一多民族的巩固”,脉络清晰,逻辑严谨。首都博物馆与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强强联合,正体现出联合办展对于盘活馆藏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的重要作用¹⁾。该展更加系统地讲述了金朝的历史,呈现出了属于金王朝独特的发展脉络。

三 合理提升展览质感——陈列形式的多元与均衡

陈列展览的完成,主要依靠内容和形式的相互结合。形式设计是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同质化,体现个性化,彰显特色化的重要途径”²⁾。陈列展览要依托形式设计来凸显文化内涵,因此,陈列形式设计的进步对于整个陈列展览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能动作用。就“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展览”而言,陈列形式设计一直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现今逐步走向多元与均衡,展品质感的艺术美、整体氛围渲染的感染力、展示手段的丰富与合理布局、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等多方面都得到重视,多角度多方位的诠释使陈列展览的水平得到新的飞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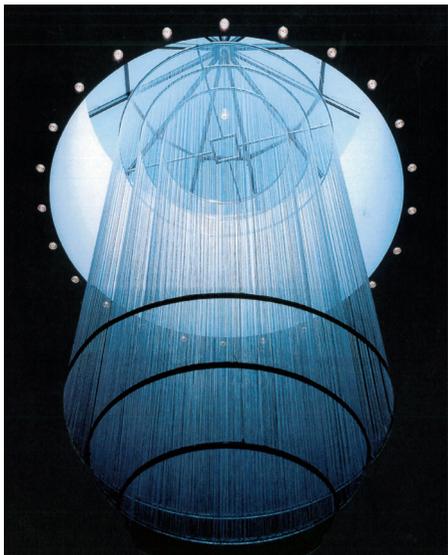
1. 陈列形式中美学质感的提升

博物馆陈列展览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观众的接受度,“如果不能激发观众的兴趣,不能挽留观众的脚步和视线,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没有意义”³⁾。陈列形式中与主题内容互为表里的艺术性和美感成为了展览最为直观的宣传手段,观众首先获得美的感受,“这种审美不仅有利于观众理解展览内容,甚至美本身就成为参观学习的动力”⁴⁾。纵观历届十大精品陈列,博物馆已经将对美的追求不断融入到陈列展览中,从整体到细节都蕴含着美的因素。例如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审美情趣的提升,设计不仅仅局限于背景墙,整体色调的映衬,同时在采光、照明、辅助设施等设计中更加注重气氛的渲染,环境效果的营造。如在第六届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中国丝绸文化陈列”中,通过适当地缩小顶部的采光面积,降低室内的亮度,以生丝制成的丝筒悬挂在采光顶棚下,天光经其过滤后漫射在大堂中央白色的圆形地面上,明净且柔和的光线使空间更富有层次的变化,营造出光与丝交汇的意境,突出了丝绸文化的神秘感[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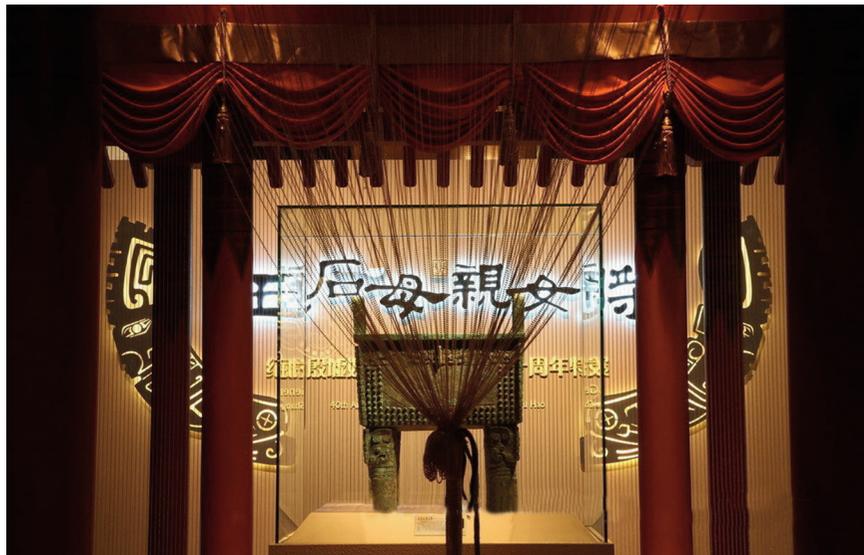
再如第十四届首都博物馆的“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陈列中

-
- 1) 陈琪:《博物馆体系建设中馆际交流的思考》,《中国纪念馆研究》2013年第1期。
 - 2) 程武彦:《关于陈列展览精品的评价标准思考》,《博物馆研究》2014年第2期,页44。
 - 3) 严建强:《从展示评估出发:专家判断与观众判断的双重实现》,《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2期,页71。
 - 4) 严建强:《论博物馆的传播与学习》,《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页100。

〔图一〕中国丝绸文化陈列
采自张园生主编《中国博物馆陈列精品图解(四)》
文物出版社,2006年



〔图二〕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
图片采自首都博物馆官网: <http://www.capitalmuseum.org.cn>



通过珠帘、帷幔的柔性线条营造出具有女性特征的空间〔图二〕。

这些陈列展览贯穿着“诗化”的艺术唯美的观念,使得观众进入博物馆不是单一地看器物,不是硬式教育,而是一种文化体验,是美的熏陶。这样的陈列设计无疑使展览具有了更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此外,照明对展厅及展品也会产生审美的影响。像第九届(甘肃省博物馆)“庄严妙相——甘肃佛教艺术展”,拒绝了“黑盒子”的人工光方式,打破单一照明,将自然与人工光巧妙结合。一方面,给阴暗环境的展柜施以人工照明;另一方面,展厅中央天窗也保留并经过处理后引入自然光照。自然光以“四维空间”界面兼顾全方位变化,提升了展品的灵活度与质感,凸显了佛教艺术的朴实自然。

2. 陈列形式在变化中和谐统一

著名博物馆学家马丁·施尔认为:“展览,是通过运用展品和相关元素组合而成的符号,对那些不在现场的事实进行诠释性的形象化。”^{〔1〕}那么,陈列形式的主要任务是从内容出发,应用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达陈列主题。

历届精品展几乎都能做到从“总体设计”理念出发,实现内容、形式与建筑空间的有机结合。

如第六届“辽宁省博物馆新馆文物专题展”,每个专题随着主题内涵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设计风格和艺术氛围。“清宫瓷器展”在突出宫廷用器这一特色时,色彩以暗红色为基调,展柜以高贵的黑檀木做饰面,上方雕梁画栋,反衬清宫瓷器的富丽堂皇、绚丽多彩〔图三〕。“中国古代货币展”则以绿色为基调,壁柜装饰壁布和前言文字均采用了不同色阶的浅绿色和石绿色,和古代货币的颜色相互和谐,静谧幽雅〔图四〕。

〔1〕 Martin Scharer, The Exhibiti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在国际博协培训中心第一期培训班上的演讲,2013年11月,北京。

〔图三〕辽宁省博物馆新馆文物专题展中“清官瓷器展”
采自前掲《中国博物馆陈列精品图解(四)》文物出版社,2006年



〔图四〕辽宁省博物馆新馆文物专题展中“中国古代货币展”
采自前掲《中国博物馆陈列精品图解(四)》



〔图五〕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
图片采自首都博物馆官网: <http://www.capitalmuseum.org.cn>



〔图六〕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
图片采自首都博物馆官网: <http://www.capitalmuseum.org.cn>



再如第十四届的“王后 母亲 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各展厅在统一的金黄色调、珠帘帷幔的衬托下寻找细节的变化。第二单元“她的生活”中表现的是她在宫廷生活中女性光辉柔美的一面，因此画面以红色帷幔为主打造了一个具有舞台效果的大型空间〔图五〕，观众各自心中的妇好的形象和关于她的生活的想象在这空间中隆重登场。转到第三单元“她的故事”时，着重表现妇好是能征善战女将军，主持祭祀活动的事迹，因此展厅整体色调转换成了蓝灰的金属色〔图六〕，和红色相比更见阳刚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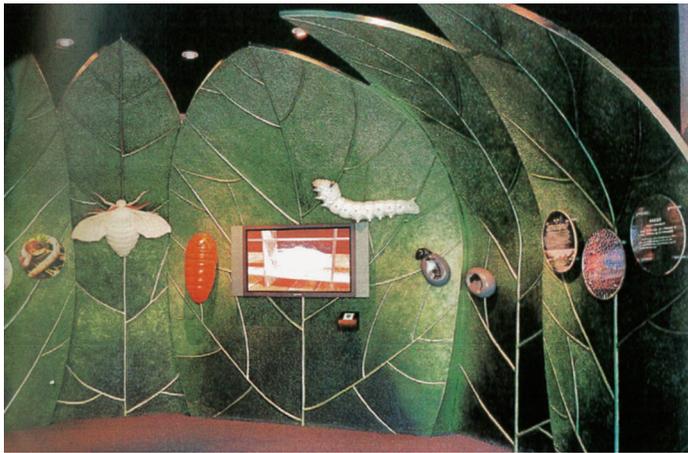
由此可见，陈列展览的进步在于能够创造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展示空间，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形象地诠释主题内容。这是凸显“个性”鼓励“变化”的时代，不再是生硬地根据标题的变换来区分小单元小专题，而是通过陈列形式的设计感受氛围的连续性与跳跃性的和谐统一，使整个过程节奏丰富而明了，整体风格一致中各具特色，富有层次感。

3. 多元化陈列展示手段的运用

随着技术的进步，广大民众文化要求呈现多样化的发展，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展示形式及手段也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博物馆界从电子影像、数字导览、虚拟现实等诸多层面发掘高科技的正面作用。例如第六

〔图七〕中国丝绸文化陈列

采自前揭《中国博物馆陈列精品图解(四)》



届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中国丝绸文化陈列”在展厅中安装电子触摸屏17台，对于版面上无法一一详细介绍的内容，采用链接、对媒体、录像等手段，观众可自行查询，展览在织物品种部分安装了数码放大镜，可直接观察到其组织结构，从而更好地区分绫罗绸缎〔图七〕。

在精品工程实施初期，部分博物馆把现代化陈列展览理解为“对声光电的追求”，以为新技术应用的越多，技术越高端，就越会吸引观众。这不但使得陈列展览经费增加，最重要的是文物及其

〔图八：1.2〕福建戏曲大观展

采自前揭《中国博物馆陈列精品图解(四)》



1



2

内涵往往湮没在刻意打造的展览环境中，导致展览形式与内容本末倒置。宋向光曾说过，“陈列展示的技术化和娱乐化，陈列形式的视觉及感官至上”^{〔1〕}是作为一个新问题摆在人们面前。而苏东海先生也说：“博物馆需要新技术，但不要技术主义，对技术的夸张，就是对于文化的削弱。”^{〔2〕}

随着博物馆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反思，目前很多博物馆认识到盲目使用现代科技手段的弊端，予以慎重、选择性地使用。如第六届福建博物院的“福建戏曲大观”，在整个展厅中，设计者只在展线前端较为静态的部位，设置三个电视柜〔图八：1〕，播放福建戏曲传统剧目的影片，让观众通过观摩了解戏曲的发展史。在五大剧种展区和木偶展区各设一个影视立体模型合成景箱〔图八：2〕，再现多剧种和木偶模型舞台上表演。整个展览在不影响主旨的前提下，适当利用技术手段增加展览的观赏性，吸引观众的兴

〔1〕 宋向光：《在陈列的瓶颈期》，《中国文物报》2009年12月2日第6版。

〔2〕 苏东海：《博物馆、博物馆学：警惕技术主义》，《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4期，页4。

趣和关注。

由此可见，在陈列展示手段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博物馆能够逐渐摒弃浮躁、表面化的工作，意识到文物本身的内涵价值是陈列展览的灵魂，能够开始用文化理念驾驭技术要素，正确处理艺术的陈列形式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与比重，不盲目追求技术的堆砌，而是通过适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深化陈列展览内容。

四 陈列展览社会形象的转变与再塑

随着社会文化日趋开放性和多元化，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社会形象正在逐渐发生转变，它不断打破自己“宏大叙事”“高高在上”“知识的海洋”等身份，褪去教育主导的外衣，开始散发人性化、人格化的光辉。正如博物馆学者贝尔·洛德所说，陈列展览使得观众是“在一种非正式的、自愿的环境中，培育新的态度、兴趣、鉴赏、信仰甚至价值观”¹¹。甚至，陈列展览逐渐成为一个微缩的社会，让人们紧扣时代，接受关怀，获得教育，认识古今，感悟未来。

1. 陈列展览走上健康环保、可持续发展之路

十大精品展逐渐将陈列展览材料是运用先进环保的还是有毒有害的，纳入到评选标准中，使用低碳、绿色、环保、无毒、无辐射、无有害气体释放的陈列展览材料不仅是贯彻落实了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保护观众身体的需要。原来的陈列展览可能只是考虑到展出的效果，成本的低廉，材料的方便快捷，并没有将人的健康因素纳入其考虑之中；而现今的陈列除了主体内容，其本身也是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使者，陈列展览逐渐承担起向社会公众宣传低碳生活理念、传播低碳生活方式的责任。

例如第六届的“华夏脊梁——山海关长城博物馆基本陈列”中所用的210幅图表和近300个文物标牌〔图九〕，全部采用“抽真空热裱”新技术处理，这种技术处理过的图版、标牌，不脱胶、不变形、不起泡，提升了展览的品质；展具的面料也尽可能地使用绿色、优质、环保的木、石、棉、麻等天然材质，既可以自然、永恒地展示文物，保证文物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长久地展示给一代一代的人，也是尽可能地减少异味、辐射等有害物质的排放，保证观众以及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由此可见，陈列展览的社会形象紧扣生态文明的脉搏，为社会的绿色发展做出良好的示范和榜样；

〔图九〕华夏脊梁——山海关长城博物馆基本陈列

采自前揭《中国博物馆陈列精品图解（四）》



〔1〕 贝尔·洛德在“博物馆高级管理人员国际培训班”上的演讲，2011年3月，苏州。

而且将人的健康因素考虑进去，给观众创造了一个安全、舒适的参观环境，还为工作人员更好地服务于展览提供保障。可谓细节决定成败，对于材料、能源等细节的注重，从侧面提升了陈列展览水平，也给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 陈列展览逐渐凸显人性化关怀

首先，观众范围的扩大是陈列展览水平提升的表现，近些年博物馆逐渐注重对于广大群众的权益的尊重，更多地考虑特殊人群的参观需求，力争让更多群体走进博物馆共享陈列展览。例如第六届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岩石矿物宝石陈列”中展厅运用“无障碍设计”，一楼大厅准备了轮椅、婴儿车、雨伞；建筑内外设置了专用坡道；电梯、卫生间作了特殊处理，方便残疾人使用。部分地面还镶嵌盲道，展线上安置刻有盲文的护栏。这样的人性化关怀在近些年来的十大精品陈列中屡见不鲜，使其包容性、普遍性得到扩展，降低了“门槛”，使社会群体有平等的机会走近展览。

其次，观众与展品之间形成沟通的前提是通过视觉以最舒适的方式看清展品，陈列展览从原来简单堆砌的方式得到提升，无论是展线，展品摆放方式的设置都体现着细节的人性关怀。第十届的“人之子——鲁迅生平陈列”（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对于人体工程学的应用是值得肯定的，例如整个展览的密度基本控制在30%—40%，避免造成审美疲惫；所有的斜柜、说明牌尽量靠近观众最佳高度、位置和视角内，基本处于视平线下30度到60度之间的黄金视角内；第五展区铁屋子的斜面，一方面造成黑暗时代的压迫感，也表现“时代将倾”的氛围，同时斜墙面正好造成观众视线与展示面呈接近垂直的夹角，便于观看，避免观众视觉疲劳^①。通过合理角度以及密度的观察，观众对于展品的真实面貌渐渐明朗，促进进一步挖掘其内涵。

3. 陈列展览逐步由“以展品为中心”向“以观众为中心”过渡

随着陈列展览水平的提高，陈列展览逐渐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样充满距离感、专业性的高位上走下来，打破了它过于浓重的“学术”气息，而成为广大观众开阔视野的文化空间。陈列展览逐渐树立起与观众“交流”的观念，用分享的态度，简洁易懂的方式阐释文化内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通俗性与互动性。

如果以展示说明为例，不难发现以往存在的问题：信息抽象，专业术语为主，不易理解，对于观众真正想了解的文物功能、文物背后的故事等却避而不谈。而随着十大精品陈列的开展，博物馆开始转变自己的视角，努力将枯燥、繁琐的文字转译为更加亲切、直观、更易于广大观众接受的可读性、共识性的文字。例如第九届精品奖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在设计文字说明时，“对于生僻的字加注拼音，对生涩的专业术语做解释，尽量不引用文言文，尽量把文字修改让中学生以上文化水平的人能看懂，能用图的就少用文字，因为图的传播可以突破语言的局限性，传播的范围更广泛”^②。

① 王锡荣：《人类博物馆陈列设计若干问题思考与实践——以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列改建为例》，《回眸·创新——全国博物馆陈列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25，译林出版社，2014年。

② 王芳：《围绕关中学习体验的展览设计——以南越王墓博物馆陈列提升项目中教育诠释为例》，《回眸·创新——全国博物馆陈列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46，译林出版社，2014年。

陈列展览水平提升的另一大因素便是参与性、互动性的引入，陈列展览突破了仅有的视觉、听觉感受，将触觉融入其中，增加了观众对展览的感受性。如第十四届的“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第二单元“她的生活”中酒器的展示，四周布满与这组酒器实际重量相同的复制品，观众可以触摸，可以像古人一样拿起爵杯一饮而尽，亲身体验三千年前人们的酣畅淋漓。这不但加深了观众对于商代青铜器的认知，还给人以微妙的感悟，这是利用视觉来看文字的描述以及图片的还原所不能及的优势。

4. 社会教育范围扩大，对于青少年重视度提高

近些年，我们还可以发现，社会教育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很多展览中都能根据不同的目标观众群，开展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互动参与活动，使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观众都能在陈列展览中得到兴趣的激发，知识的积累，审美的提升。例如福建博物院会面向戏曲爱好者成立“戏迷票友会”，举办名段欣赏、演唱活动；针对青少年朋友的心理特征、年龄特点，组织“戏曲故事演讲比赛”，“戏曲脸谱知多少”等活动。

更值得一提的是陈列展览中对于儿童、青少年关注度的提高。这在第九届精品奖“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出土文物陈列”中表现尤为突出，博物馆设计了一个近100平方米的“南越玩国”，所有的游戏、动画片的设计都围绕南越王墓及出土文物展开，同时兼顾儿童的兴趣点。从孩子们最熟悉的衣食住行着手，用形象的文化图案和符号让他们在头脑中留下印记，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五 结语

“十大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活动自1997年第一届开始至今为止举办了十四届，这些主题鲜明、制作精良、各具特色的展览精品，推动着我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创新，对博物馆界也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示范作用。

在已走过的20个年头里，它与时俱进、紧扣时代的脉搏，门类多，更新快，展示服务水平，观众数量和社会关注度都大幅提高，文化传播和普及功能也日益增强，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补充完善。内容上，不断朝着科学高雅的方向前进。形式上，努力做到喜闻乐见，从观众角度出发，试图在大众化与专业性之间寻求平衡。具体来讲，选题范围不断扩大，时代性增强，陈列创意更新，艺术性、文化性增强，通俗化普及等都是历年来十大精品陈列水平不断提升的表现。

我们坚信，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开展陈列展览精品工程，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工作会朝着更好、更精的方向不断迈进，向着越来越多元化的样式发展，全面推进博物馆事业。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 露)